

## 和蘭醫事問答（一）

徐克偉譯・沈國威校

說明：

一、該譯文主體部分為日本江戶中期的一關（今岩手縣一關市）藩醫建部清菴（1712-1782，名由正，字玄策）與蘭學家杉田玄白（1733-1817，名翼，字子鳳，号鶴齋）之間的往復書信四通（首封問書寫於1770年，其餘三封均為1773年，後經其門人整理結集，於1795年刊行），信函圍繞荷蘭醫學展開問答與討論，是反映日本知識界如何吸收借鑑西方知識文化的極佳資料。

二、為盡可能反映資料原貌，譯文保留了原文中的專有名詞和常用說法，諸如“阿蘭陀”、“和蘭”（今荷蘭），“唐”、“漢”（中國，個別地方為朝代名）等，讀者察之。

三、另有序言兩則，附言一則，跋文一則，為初版時其後人門生所作，以助了解書信往復及整理出版等相關事宜。除附言外，其餘三篇原文均為漢文，僅重新標點，分段，註釋。

四、原文中的夾注或小字部分用（）標明，筆者所做的隨文註釋則標記以[]。

五、除初版刻本，還主要參照了活字本進行註譯，見國書刊行會編『文明源流叢書』（第二），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14年，第381~408頁，並參考1971年芳賀徹的中央公論社現代日語譯本，1976年“日本思想大系64”中的松村明校注、酒井シヅ注本，詳見文末參考文獻。

建部清菴先生、杉田玄白先生往復書牘

和蘭醫事問答

杉田伯元先生<sup>1</sup>校正

和蘭醫事問答卷之上

序[一]

余少小從清菴建部翁遊，翁居常嘆曰：“我瘍醫之術，自古及今和漢無有至者。而本邦近世以是名家者，其傳大率自崎陽象胥〔長崎通譯〕。其為說也，拾和蘭人之唾餘，補以漢醫之論說，所謂續貂以狗尾者，亦奚足講哉？不若親學和蘭之言，以譯其書，則尚有得其真者乎！吾惡得其人與之從事，而吾老矣，恐不能償其志矣！”

曩塾生衣關伯龍<sup>2</sup>游學東都，中間歸省其親，迺言都下有講和蘭醫學者，翁迺錄疑問教條，附諸伯龍。伯龍還都，遍質之乎諸名家，而其說類如尋虛捕景，澆然其髣髴之不得也。

<sup>1</sup> 杉田伯元（1763-1833），建部清菴四子，原名建部由甫，後為杉田玄白子養子，名勤、公勤，號紫石，字士業。

<sup>2</sup> 衣關甫軒（?-1807），名敬鱗，號東海、順庵、伯龍，有眼科方面的相關著述。

而後三閱歲，伯龍再歸省，告以有若狹醫官鵝齋杉田先生者，首唱和蘭書翻譯之業也。翁蹶然而起坐曰：“有是哉，時乎？昇平二百年，文命敷于四海，輦轂之下，豈無崛起之士乎？”復錄前問授伯龍。伯龍還而叩諸鵝齋先生。先生覽之，喟然嘆曰：“四海比肩，千載且莫，志之相符一何如此也！吾當吾世而得此人，則吾之鍾子期哉！”遂為闡明其義，裁答復之。寔安永癸巳歲也。翁得之也，喜而欲狂，不啻拱璧，反復不釋手者數月，舊痾殆癒。而來郵書往來，率無虛月焉。然尚未舍然，欲千里命駕，親自把臂問難切劘焉。以老疾故，弗得果，因使令子亮策氏及余（茂質）行束脩於其門，乃得共留于塾中與聞其說。

嗚乎，和蘭人之來貢於我邦，百餘年于今，其際稱瘍醫者何限，而恬然不之省者，果何心哉？今也翁而疑之，先生而明之，其人則千里，其意則一契，豈可不謂百世之嘉會，千載之奇遇矣哉？蓋文運所蒸，天生斯人，假之良緣，而使木鐸於天下焉。而吾儕小子，得親炙二先生而與此盛事也，何幸如之！吁嗟，此舉也，和漢千古所未曾有，而今而後，我醫之道，始得披雲霧覩白日者，豈翅瘍醫云乎？推其所由，二先生之書為之階也。

因與同社阪其馨<sup>3</sup>等，輯錄其往復書札，以為二卷。問者與令嗣田士業，再更校訂，名曰《和蘭醫事問答》。不敢祕于帳中，授諸剞劂，以公于世。若有豪傑之士，由是興起者，此道之行可跋而竣也，則此書雖一小冊子哉，其猶泰山之雲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於天下邪？生民之被其澤者，其可勝言乎？乃而先生之所以蒼天寵靈而補聖化之萬一者，其昉於此役歟，吾儕小子豈可不戮力而從事於斯哉？

寬政七年乙卯[1795]春三月八日

東輿 大槻（茂質）<sup>4</sup>謹撰

印（僊臺醫臣） 印（茂質奩之印）<sup>5</sup>

## 序[二] 印[槐園]

夫孝之難，非吾能竭力，居則致其敬，養則致其樂，朝省夕定，夏清冬溫，碌々乎承順於膝下，俾宗族稱孝焉，鄉黨不聞其父母昆弟之言焉之難也。又非風樹之感，枯魚之悲，失諸朝陽，收諸桑榆，顏色之戚，自致之情，所為他者無令土親雪，若以美然者，得之以为悅之難也。又非春秋之祭祀，歲時之享獻，怵惕悽愴，盡其愛敬，念其居處，色不忘乎目，聲不忘乎耳，心志嗜欲，未嘗有忘乎方寸之中之難也。凡孝之難，在能繼其志而成其業而已。

友人士業<sup>6</sup>，々已以父之命遲々去其國，聿來為螟蛉子於東都鵝齋翁，雖欲居敬養樂，定省溫清，致諸膝下，不可得已。々而為不孝，則已矣。風樹之感，枯魚之悲，先時既溘焉於曠直，有

<sup>3</sup> 有阪其馨，玄白門人，號東溪，後改姓安東，卷末處刻有其姓名。

<sup>4</sup> 大槻玄澤（1757-1827），蘭學家，名茂質，字子煥，號磐水，通稱玄澤，主要作品有《蘭學階梯》，《重訂解體新書》等。

<sup>5</sup> 承蒙關西大學吾妻重二教授與友人謝秉強辨識並賜教，謹致謝忱！

<sup>6</sup> 即杉田伯元，見前注。

父母之命在焉，豈復得收諸桑榆哉？若必曰不得不可以為悅，則亦已矣哉！乃至若夫春秋之祭祀，歲時之享獻，其所以薦至誠與吉鷁，則有受我厚焉者。父母之命也，惡在乎其視之忽然，不於其易乃於其難，不施諸彼，乃施諸此，士業其孝已哉！乃翁之旦々而祝之，類我之孚，穀似之微，乃亡論其箕裘之有素，未幾突而化矣，併其心志嗜欲，惟肖矣。可不謂能繼其志哉？

近者取兩大人創意所存往復之書，刻諸家塾以圖不朽，可不謂能成其業哉？即令士業苟從父母之命，靡不有初，不能移成諸斯，則鮮克有終其孝矣。故其孝乎乃翁，即所以孝乎所生；其孝乎所生，即所以孝乎乃翁。孝難，不其然乎？不啻孝難，亦處孝之難也，士業能成其難矣。今也詎桑梓之變，適一紀矣。士業則捧斯刻，以告其神，神豈不歆饗其果能繼其志而成其業？孝德之馨，不啻黍稷之苾芬哉！然後乃今翁之喜，亦可知也。

若夫書中所闡明及校刊之勩，則諸君之掄揚具焉，事復何言？於其需序，特論其難事耳。

豈[時]，

寬政甲寅[1794]之秋 東都 槐園 宇<sup>7</sup> 撰

印（東海） 印（宇晉之印）

#### 附言

一、此書，乃建部、杉田二先生之往復書簡，當時門人於塾中輯錄，名“蘭學問答”或“瘍醫問答”。余視此書之論說，原雖發端於和蘭瘍科問難，然通編大意，實係醫流之宗源，故今改之，云“和蘭醫事問答”。

二、俗牘本未加旁點，然為門下之幼蒙初學，間施之，於識者則為畫蛇添足矣。

三、恐和蘭語混同於上下，以「」記之。

四、此書成冊後，門人及書肆屢請付梓，然二先生未敢許之，笑曰：“瑣碎小言，豈足以不朽？”無幾，建部先生終歿於奧地，杉田先生之業，日日月月隆盛，從游之徒如雲，千里負笈而來入其門者一日甚於一日。先進之塾長必以此書示後進之徒弟，以知斯業之來由。或聞先生傳此書事，不唯請之者眾，彼此傳播轉借，不啻謄寫之勞，乃至紙張散逸，失其原本有數回矣。且傳寫之際，謬誤亦不少，故余憂之也久矣。因屢屢請之刊刻，然先生弗許，其言亦如前。頃，余竊與家兄清菴謀之，（兄姓建部，名由水，字良策，襲父祖之號，稱清菴，住奧之一關。）兄素有此意，深為欣喜雀躍，遂相俱戮力，考訂之，強付剞劂，以收於家塾云。

寬政乙卯〔七年，1795〕夏六月

杉田（勤）士業識

<sup>7</sup> 宇田川玄隨（1756-179），蘭學家，名晉，字明卿，號槐園、東海，主要有《西說內科撰要》，《遠西草木略》等著譯。

## 和蘭醫事問答卷之上

## 清庵建部先生問書

阿蘭陀〔荷蘭〕人年年來日本，雖見外科，不見云內科者，阿蘭陀無內科之醫者乎？

雖云阿蘭陀，未必無風寒暑濕、產前後、婦人小兒之病。此等皆非僅以膏藥、油藥類所能療治者，故不可無內科。然稱阿蘭陀流之醫者，僅用膏藥、油藥之類治療腫等病症而已，故竊疑之。長崎地方官的隨員、跟班僕役八藏、六助等，居長崎一載而歸，遂更名八安、六齋，稱得阿蘭陀直傳，<sup>8</sup>誠難信服也。雖去過長崎，然未入阿蘭陀醫生之門，見習醫術，研讀彼國醫書，必不能成阿蘭陀之醫。豈有但去長崎即可成名醫之事？

聞有阿蘭陀本草書，然吾居僻邑不得見，若見是書，草木之氣味、功能，皆如《本草綱目》等書之所云乎？

阿蘭陀醫書舶來我邦亦多乎？

以上四條，〔衣關〕再游〔江戶〕時，請教諸名家之疑問，所答悉皆記之，書告於吾。此外，於阿蘭陀醫學之事，年來多有不審之事。故今須臾之面談，珍咄之言前後錯雜，或忘而未得言者有之。且以老廢之身，恐難逢再會之期，兼前數欲言之者，共收集之，縷縷任於筆端，書綴於下。

今日本之阿蘭陀外科書，名之曰八卷書、十二卷書、新傳六卷書等，形形色色，甚夥矣，雖尊為外科流，各云家中秘藏，然實非阿蘭陀醫之著述，無非記錄通詞種種見聞而已。雖為名醫之親授，但原本不通醫術之通詞〔長崎通譯〕口傳，首先其不知我邦與阿蘭陀人之稟賦不同、土地暖寒相違，亦不辨衣食之異，胡亂發問，阿蘭陀醫生，僅把自己熟悉之事，信口回答，筆錄成文，所謂八卷書、十二卷書等傳言書也。故書中所記多有雷同者。其為書也，拔萃唐之醫書外科各部，集合為病論，非真阿蘭陀流也。

阿蘭陀文字，似日本之伊波呂，同記其音，而無字義，縱能誦其書，然不知詞語之義理，彼地之風俗、事體，非能通也。詞語應有雅言、俗語之分，別有一時流行之詞。即使是草木之名，城鄉各地稱呼各異。至於病名，醫者所稱與民間所稱，古今名目，也必不相同也。但日本阿蘭陀流外科不加區別，皆稱來自家傳，吾不信也。

愚老取集阿蘭陀傳書十又四五部，覽之，藥名種種，各有不同。譬如白蠟名ヘツキワス、一名ベツテワス〔二者均為 witwas〕、一名トウルハンアル〔?〕，乳香名トウセス〔拉丁語 tus?香〕、トウリス〔拉丁語 turis，香〕、ヲリハヌン〔拉丁語 olibanum〕、レシイ〔拉丁語 resina，na “音”未轉寫〕、ウイロク〔拉丁語 wierok〕、マステキス〔拉丁語 mastix〕、ステラスカラメイタ〔前半部分 storax/

<sup>8</sup> “藏”、“助”字為日本人姓名常用字，而“安”（或“庵”）、“齋”當時多用於醫生名號，意指一些人僅到過長崎，歸來後便開始行醫。

styrax，蘇合香，後半未詳]、如此白蠟、乳香二藥之名，數量如此之多，應是同物異名。城鄉之方言，古今之別稱，又有雅名、俗稱。外科傳抄書秘不示人，不正其誤，雖號稱家傳，不詳加訂正，不知孰是孰非矣。元來皆不傳授阿蘭陀之醫書，只學膏藥、油藥，另外建立一流派之故也。雖有阿蘭陀醫書舶來，若不知彼邦語言文字，亦不得其用。如唐土鳩摩羅什之翻譯佛經，日本亦然，如有博學之士，將阿蘭陀醫書譯為漢字，則真正之阿蘭陀醫學流派可立，不假中國醫書而建立外科，此外，婦科、小兒科之妙術亦可出矣。

此事已有前例，天正年中[1573~1593]，名毛利弟八者渡南蠻[日本江戶以南蠻稱葡萄牙，但此處似應為葡萄牙人活動的南洋，如爪哇等。下同]，居彼地十七年，傳火術鐵砲妙法，歸朝後，改名櫟木民部，其流名櫟木流，以種種妙術，名譽頗彰，後仕官加州[加賀異名]。<sup>9</sup>又聞其子櫟木又兵衛繼承父業，火藥槍械極秘之術傳至弟子井上源次郎。井上後出仕仙臺，其流法遺留於同藩，後傳至本多吉左衛門。其術奇妙無比，世稱“放火”者即出於此火術也。又，或在此前，年代不可考，有名中條帶刀者，亦曾遠渡南蠻，傳入婦科醫術。據說其術有奇效妙驗。中條的醫術亦遺傳於仙臺，中目道味得其傳。據聞兩人皆為日本一流妙術之祖。此兩流派均不假中國醫書，自成一派也。

所謂阿蘭陀流外科者，雖稱阿蘭陀，觀其內容，皆零星抄錄自中醫書，彙集傳會，誠可嘆矣。遠遜於內科，從未超過內科之地位，不得行其獨道，至極之憾事也。漢土自古以來分瘍醫、疾醫兩類，明之陳實功，清之祁坤等輩，各有撰著，獨步天下，如貴札所述也。

如古人所言“內之症或不及其外，外之症則必根于其內也。”〔陳實功《外科正宗·序》，1617年〕只外貼膏藥、抹油藥，未治其本也。故需用內藥，但內科不知腫癰之寒熱、虛實，必與外科相商。而意氣用事之內科，不聽外科之言，對不知之事也固執己見，多誤病人。不得已兼用外科內科，則又遭心術不正者誹謗為漁利。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卑劣之至。

不為外科，其事難成。是理雖知，然時迄今日，如同消災法師、許願和尚，非佛非神，既不見佛祖，又無真經，招搖惑眾，賣藥鬻術，以此終了一生，憾之至極。淨土、法華有道心之僧，亦有宗旨。而只講處世之術，肆無忌憚，鼓惑世人，將碩學高僧侮為許願和尚，此輩最為卑劣。今之外科，亦此之類也。婦人、小兒、眼科、口科各為一家，不得內科之指引而能獨立，獨外科不得行其道，憾之甚矣。八安、六齋等僕役、跟班之眾，搖身一變立成之外科者，與三階松、三星〔江戶時期的瘡藥郎中〕一樣，只知膏藥、油藥，不分腫物之寒熱、虛實，各處亂貼膏藥。居長崎一年，遙見阿蘭陀人之體態、船舶，炫耀兩句長崎腔調，即口稱得阿蘭陀人直傳。或僥倖得以仕官於諸侯，然本來無學，故附尾於內科，濫竽充數而已。

愚老於壯年之際既憂於此。然未睹阿蘭陀醫書，縱令見之，非得翻譯不能通也。遂思棄阿蘭陀流，立唐土醫方，又無自我作古之器量，鬱鬱而虛度日月矣。

<sup>9</sup> 可參閱大槻玄澤著《仙臺本城銃器佛郎機考案》。

後與嫡子三省，談及此事，命曰：“汝必前往江戶，尋高識之人，商謀此事。”然其短命先死，愚老又年邁力衰，乃至日用之事，已多有所忘。餘子皆年幼，不堪其任，常教弟子諸輩，縱我死之後，必繼此志而成一家。江戶天地廣闊，或有建立此道之先賢，或者有翻譯阿蘭陀醫書之人，若有此等書，吾亦欲速覽之。此大業也，都會之地，若無豪傑奮起首倡，則其事終不得成就焉。

阿蘭陀船之來日本，始於何時，今雖不知，概有二百年前後矣。由是以降，必有可翻譯阿蘭陀醫書之人，或今已有翻譯之書，然居邊鄙之地，不能得見，誠憾事也。

又聞阿蘭陀船，乘坐之人數甚夥，船長、水夫、匠人，及商人等，還有受僱之醫生，於船中施醫治病為業。此等醫生必無妙術高名也。且世有諺云“馬奴船夫”，皆極下劣之人，雖云阿蘭陀，船中必無貴人公子。故隨船前來者，亦必彼地庸醫。所攜帶膏藥、油藥之功能，信口胡言，聽者筆錄成書，號曰阿蘭陀傳書，秘之若趙璧隋珠，藏置於金匱玉函，無知之至。

首先，貴人公子搢紳之皮膚薄嫩，農夫野人之皮膚粗厚，治療方法也應不同。僅習藥方，不知療治之術，只管亂貼膏藥也。其次，婦人、小兒之治療必相異。迄今為止，愚老所見阿蘭陀流傳醫書，不見記其區別也。第三，眼科、口腔科之事不備，稍有言及者，亦皆漢土之方。此外種種，不一而足！

周全詳細之阿蘭陀流傳醫書，江戶、京師或有之，鄉間則無。故愚老不信也。若如天正前毛利弟八、中條帶刀等有膽識之醫，能渡彼蠻國，傳其妙術，必為日本之重寶也。但因耶穌教之禍，閉關鎖國，不能成其事也。上有嚴命，招致彼阿蘭陀醫者，使日本中有學力之人受而學焉，翻譯彼地之醫書，真正阿蘭陀流派之醫學即可成就，然今猶未及也。

不論是非如何，只能建立漢方外科矣。以治內為主之漢方，於此邊鄙之地，雖可得利，然恐遭邪惡之人誹謗，亦不得為，只能一生與消災法師同然，其朽也速矣。

愚老未往江戶，已二十五六年矣。今之風氣如何，全然不知也。知音之人，皆為黃泉客，雖欲問之，亦無處尋矣。

若二十年前在江戶時即有此想法，廣加思索，縱不得阿蘭陀流，漢方外科亦或得以建立焉。然今日暮途遠，耳目聾昏，行動不便，無處可往矣，抱憾之情，難以盡言。

少年孩童，長成之後，若往江戶，以此所言之趣，繼愚老之志，勤學砥礪，萬事商於伊藤松堂<sup>10</sup>，懇望教導。東拉西扯，綴為長文，以表請託之意。愚老筆拙，恐多有訛誤，令弟子重書之。此情此意苟能達清聽於一二，縱明日死，無遺恨矣。視此書同遺言，押印謹呈。僅此。

明和七年〔1770〕閏六月十八日

奧州一關 建部清庵 印（由正）

<sup>10</sup> 伊藤繼則松台，豐後佐伯藩醫。曾協助校訂出版建部清庵的著作《民間備荒錄》（1755年成），並作序。

## 鵝齋杉田先生答書

清菴建部先生，和蘭外科流派之事，逐一拜讀所論之疑惑，感銘不已。雖天海相隔，素未謀面，實吾黨之知己，千載之奇遇哉。故答疑於次。

和蘭人年年來日本之項：見外科，而不見內科之疑，誠然也。其船初來之時，有醫術高妙之外科醫生隨行，施種種奇術。當時的通詞目睹學習之，是為外科之始也。此後，日本俗庶以為和蘭醫只有外科。來日之醫，固以外科為多，但亦有兼帶內科者，亦聞有內科專門之人。內科之事曰 *geneesheer*，外科之事曰 *heelmeester*。

雖和蘭亦有風寒暑濕云云之項：所疑極是。如前項所辨，風寒暑濕並婦人小兒之病，非只用膏藥、油藥，內藥之用頗多。彼國語云 *inwendige geneesmiddelen*〔內服藥〕。除煎湯、丸散之外，又有種種製藥方法，較之漢土、日本更夥矣。若欲知詳，容後奉寄清單，以呈高覽。大體治療之方法，據聞是漢土所云汗、吐、下三法，此曰 *drie opened middelen*，即三等開塞法。其中，用瀉劑，以 *sput*〔注射器〕即水槍，自肛門灌藥水，其術曰 *klisteer*〔灌腸法〕，頗似漢土之蜜導法。其法甚簡便，功效尤勝。此等奇法異術，多異於漢土、日本。至於僕役八藏、六助之類，曾往長崎，歸而稱阿蘭陀外科云云，皆賣藥之行商，與吾輩所論無涉。

和蘭本草之項：名 *[Rembert] Dodones*〔1517-1785〕者，所著 *Cruydeboek* 大成之書，并 *Abraham Munting*〔1626-1683〕著 *[Nauwkeurige beschrijving der] aardgewassen*。此外 *[J. W.] Weimaann*〔1683-1741〕集本草 *[Taalryk register der plaat of te figuur-beschrijvingen der bloemdragende gesassen]*，有彩色寫真圖之書，皆有土產、釋名、氣味、功能等說，又有說禽獸、魚介、蟲之書，名 *[Jan] Jonston*〔1603-1675〕之人所著大部之書 *[Nauwkeurige beschrijving van de natuur der viervoetige dieren]*，即此之類也。說金石之書，曰 *Systema [naturae, sive tira naturae]*，讀上述諸書，假令蟲魚類，其臟腑之形狀異同，亦有可區別之處，不唯自國產物，乃至通商四方萬國之產物，悉有集之，其說之精密成事，本草綱目等，皆不能及也。

舶來醫書之疑惑之項：

解剖之書，○ *[Johan Adam]Kulmus*〔1689-1745〕*[Tabulae anatomicae]*，○ *[Steven] Blankaart*〔1650-1702〕，○ *Casparus [Bartholinus]*，1616-1680〕，○ *[Volcher] Coiter*〔1535-1600〕，○ *[Jean] Palphyn*〔1650-1730〕，○ *[Phippe] Verheyen*〔1648-1710〕，（皆人名）右之諸士著說類，迄今所見數十部。

治療之書，○ *[Zeeschirurgie, of] matroozen troost*（內外醫書）○ *[Henricus] Buyzen*〔1729-1805〕：*Practijk der Medicine*（內科之書）○ *[William] Buchan*〔*Huislijke Geneeskunde*〕（同上）○ *Ambroise Paré*〔1510-1590〕（係醫家集成之書）○ *[d'Amsterdammer] apotheek*（內外方彙之書）○ *Woyt*：*[Gazophylacium medico-phycium oder] Schatzkammer*（內外醫方法集成之書）○ *[Noel]Chomel*〔1633-1712〕，*huishoudelijk [Wordenboek]*（右同）○ *[Lorenz] Heister*〔1683-1758〕，*Heelkundige Onder wyzingen*（內外醫書）二通 ○ *M. Houttuyn*〔*G.J.De Verney's Genees-en*

heelkundige verhandeling)( 外科書)，○[J. Scultetus: Het vermeerderde] wapenhuis der [heelmeesters] (右同)。

以上各類書與醫家有關，數量亦夥。在此不具書名。如欲知詳情，容後奉上，以備高覽。

日本和蘭外科流傳醫書數量眾多云云之項：先生之疑甚確。皆和蘭方之膏藥、油藥，加以漢方外科書之論說，撰述而成也。終有檜林流治金瘡之書，近來京師之伊良子氏[光顯，1737-1799]，書名《外科訓蒙圖彙》，付梓刊行〔1769 年刊〕。此書是上述 Ambroise Paré 書金瘡部，譯其大略。其中又有抄譯者之體會，難謂全譯之和蘭書也。然若此書之通和蘭事者，迄今為止亦未見也。今唱檜林流等，療治并醫方之書，世上常見之和蘭流派，皆一家各有一家之書，雖宜，然誠如先生之所言，非真正之和蘭流也。

和蘭文字與日本伊波呂同之項：誠如先生所疑，和蘭國文字，如日本之伊波呂，唯有其音，單字無義。其文字二十六，一二三數字計九，合總數三十有五。書體有 merk [印刷體]、druk [粗體]、trek [手寫體]等，總數無異。書寫一詞，曰 spelt [spellen，拼寫]，與日本假名相同。雖然記住了文字，以詞為書故，不通其詞，不知其義也，誠如先生之所疑也。是者先從和蘭譯家，記其日常會話，或學習書寫和閱讀。和蘭書中有如字彙之書者，若[Pieter] Marin, [François] Halma [1653-1722]，ロケース[?]等人所著 woordenboek [辭書]頗多。據此一詞一語用工夫，多書寫，理解詞義，經年累月，自然詞彙數量增加，逐漸熟習，風俗事故亦可知焉。何為有如此大量的辭典？先生或有不信，彼地方之風俗，為學習各國之言語及技藝必將外邦之語譯為和蘭語言；亦有用和蘭語譯註異邦語言者。此二類，兼有註釋，譯家習言辭，合而讀之，考之，遂漸次明其義矣。

又言辭有雅俗并方言之疑，誠如此也。《天經或問》等書亦有之，世界總分為四，一曰亞齊亞，二曰亞弗利加，三曰歐羅巴，四曰亞墨利加。其亞齊亞屬日本、漢土、朝鮮，琉球等，言語有別，但書則同文。漢文作書，諸國可通。和蘭、拂郎察等國亦如此。歐羅巴洲中，共通之言語曰羅甸，彼方雅言之類也。若得考究 Holland-Latijn woordenboek [荷蘭語拉丁語辭典]，則明矣。此 Latijn 者，彼諸國之語原也，故醫書等皆先記 Latijn 本名，繼而譯本國語於其下。故雅俗能共曉。此外，有集異邦言語之書者，曰 woorde-shact，若得是書參考，外語可曉也。

今所傳和蘭流外科書，其藥名不一之疑慮，甚確。此亦迄今為止對和蘭流外科全無了解故，不辨 Latijn 或國語，僅筆錄耳聞之故，對和蘭言語全不了解。且以日本之假名，信耳書寫和蘭語言故，語音訛轉極多。日語以外，諸國言語多有複合、半濁等韻。而日語最近才勉為 kappa [葡萄牙語 capa 的音譯詞，雨衣義]；suppon [漢語甲魚的發音]之類發音。彼國言語，大異於我，發音、書寫都完全不同。譬如燒酒，和蘭語曰 brandewijn，如是合ウエ二字為一，發音也自然合併。又薪曰 brandhout，火災曰 brandehuis。Brande 即燒，wijn 曰酒，hout 曰材，huis 為家。依此類推，彼國言語之義可照察焉。又迄今為止傳來和蘭藥名，不甚分明，譬如世云ズボートー，乃 zoethout 之誤也。全體 zoethout，甘草也，煎熬為膏，曰 drop-zoethout，誤傳曰ズボートー，此等頗多，皆可如是推察也。



當今自稱和蘭外科之醫者，本來并未得和蘭醫書傳授，只不過將風聞記錄稱作「傳書」，各世家秘為家傳，只管亂貼膏藥。原本不學無術，聽命于內科醫，自然比內科醫者地位低下。先生引以為憾，乃理所當然。我等長年同志，難言和蘭學已融會貫通，思漢土外科，遍覽漢土之外科書，可取者甚少。外科之療治方，今所言和蘭外科流更勝一籌。

漢土上古周代之際，醫道正確，分醫疾、醫瘍；世代更迭，經歷戰國，有志之士，心想成一國之主，更無人願意為醫者。柔弱，多病者，遂為醫焉。最終醫者混跡於道家之間，內外醫科均大衰。尤其外科成污穢之業，愿為者更少，遂成內科輔佐，至唐代外科幾同絕跡矣。宋元之際，漸有自成一家者，取法《千金方》、《外臺秘要》，建立外科。因此，內科獨興，外術見絀矣。不唯如此，唐人之癖，無端增其名目，分病門，不立療治之規矩。然內科之事，我邦又未如漢土之精也。所幸和蘭膏藥、油藥並其術，逐漸傳來。不才竊以為各家公開祕方，內科據漢土醫書，合以日本之妙藥，融於一體，用漢文加以著述，日本流派之外科可建立也。

若年之際，即有此念也。病門務必簡約，以根本、癰腫、膿瘡等古語分類，雖不及漢土，但亦可為日本獨自之外科。曾完成草稿七八卷，第一卷卷首敘其宗旨：

瘡瘍之名極多矣，而癰疽居十之七八也，如發脇發臀者，曰脇癰、臀癰，發腦發腕者，曰腦疽、腕疽。《千金方》曰：癰疽發十指也，而發背其尤者也。瘍醫之業莫大焉。歷代名家，癰疽則分發背為一條，而庸輩或惟以發背者，名癰若疽焉。等是生一體之瘡腫，而陰陽輕重之分也，何異而治之？孫一奎既先於我曰：“五發疽通治。”又陳實功獨言癰疽發背之治耳，蓋取仲景立方於傷寒，而雜病皆準焉，（翼）私淑而倣之，庶幾其道易簡，而使從吾遊者易知易行也。

《集驗方》曰：“癰疽之名雖有二十餘證，而其要有二，陰陽而已。”以下略之。〔原文為漢文〕

如此之類，古人之語，縱一言半句，徹於心者，悉皆集之，書以治方，又依病之變化，附其治術。然用功五十年，方知四十九年為非也。

二三年前，偶得前條所云 *Kulmus* 之解剖書，視其圖，臟腑之形、脊骨之數，皆異於昔之所知，疑之。其間，幸得觀解剖於刑餘之屍者，與同志結伴前往，所觀臟腑骨節，大異於漢人之所說，照之和蘭書圖，如對鏡焉，毫釐無違。遂大感憤悱。

幸有中津侯之侍醫前野良澤[1723-1803]者，雖為內科，素有志於和蘭學。先年，有青木昆陽[1698-1769]者，蒙主命，於和蘭語通譯而學也，良澤即其門人。故得傳昆陽之撰述，熟讀暗記。數年之後，漸得理解和蘭言語。猶有所疑，遂赴長崎，從譯家而正之。其後，用功於和蘭醫書。吾即從於此人也。又有同藩曰中村淳庵[1739-1766]者，精於內科，殊好物產學，亦和蘭學之士也。遂共推良澤為盟主，其持字書一冊，又昔有讀六經之悟，我等學其存念，共再四思索蘭書。不昧者心也，漸次得解。猶又有需確實判定者，尋小塚原等處之屍骨。死者生者之異，蘭書亦有言之，故又見於生剖之禽獸，愈明和蘭人之所說也。<sup>11</sup>

<sup>11</sup> 此段所論及《解體新書》的其他譯者，可與杉田晚年作品《蘭學事始》對照閱讀。譯文見拙譯，載

蘭人之說，大異漢人，漢之精詳處，其甚疏。譬如，漢人之說也，天有日月，人有兩目，聞之，理甚高遠，然見物之理未窮。蘭人之說也，眼初有水，其次有珠，又次有水，若雞卵之白，水映萬物之影。自初之水映物之三段，其理同與千里鏡。又舌有骨，和蘭語曰 *tongbeen*，直見似無異也。若考之，婦人之乳亦肉塊也，舌之為肉塊，其得自在，而乳不自由。舌得自在，內有骨，故筋挈之，乳無骨，故筋不能挈也。如此之類，其精詳，三千年來所未說也。

依之雖不及如鳩摩羅什以簡見致翻譯，今譯就《解體新書》五冊，尚未校合，未及付梓，不久即畢。今約圖已成，先生覽之，其大體可推察焉。

又漢土於上代，悉見其真，今以直剖考合，《內經》等所論皆宜，“橫骨者，神氣所使，主發舌者”之類，彼此皆符合。然後世疏漏，張景岳之流，以魚骨定脊骨，至於橫骨之類，亦以一己之見為註，“橫骨，即喉上骨也，下連心肺，故為神氣，所使上連舌本，主舉舌機。”又《十四經絡發揮》及《註證發微》之類，皆云“項骨約有三椎”。又《針灸聚英》云“膽經懸鐘穴，一名絕骨，尋摸尖骨者，乃是絕骨。”今直剖所見，項骨有七，絕骨和蘭人曰 *pees*，大筋之盡處，實無骨。如此之類，不勝枚舉。

大抵漢人之說，各依其思，如滑伯仁、張景岳之說脊骨，無一相同也。然諸國之人身，無論智愚賢不肖之別，必無一體不同然之理也。各逞己見，爭唱新奇之說，孰是孰非哉？

形體一事，千古不定，實可疑也。以此等考之，漢人以肉上尋摸，簡定其內也。故不見經脈骨度本真之唐書，其說其論皆不足信也。迄今思惟存唐書之精，由是建立日本流外科，遂止矣，傾我等之力，建立和蘭正流之醫道也。

內景者，醫道之根本也，故先譯右之書。猶又思於此上，合同志之士，逐一著手別書。前條所云 *Heister* 外科書，欲翻譯之，近頃已下筆矣。其外，醫方、藥物等，亦漸次入手，是吾之心願也。然吾今已四十一歲，近來眼病數度相煩，眼力漸薄，生涯之內，遂大事業，實不敢言。此等事也，必賴年輕力壯者，同志之內，若桂川法眼之令男，右之所云淳庵等。數年之後，荷蘭流之醫術，必可成就。

乘和蘭船而來者，應如俗諺所云“馬奴船夫”之類，受雇之醫者亦高明者稀，誠如所疑也。然彼國風俗，以通外國之事為第一，商船皆受國王差遣，故來我邦者，如曰 *Capitein*，實總管交易之官人，其中亦有貴人公子。正保之際，渡來卡斯帕爾 [*Casper*] 醫者，有盛名，其國之書亦有聲譽也。

前件各條，悉回應老先生之疑也。所疑皆深切驚人，亦不佞長期以來之疑念，遂不顧拙愚而奉答之。誠言不盡意，盼親聆教言。願此趣達於先生。僅此。

安永二年[1773]正月

和蘭醫事問答卷之上終